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彭　賓燕又　參閱

沈龍江文集

疏　　沈　鯉

酌議宗藩齋奏事宜疏　宗藩齋奏

謹題爲因事納忠酌議宗藩齋奏事宜以釐夙弊事近該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奏爲王府内役潛跡

營幹乞　賜查究以防奸詭事大要謂　崇府差承奉高朝賁賄前來營幹改封世子事伏奉　明旨着該城御史根究隨該中城御史譚燿等將市棍王四余綱並部科吏書周有科許朝相等逮繫到官再四嚴審取具供由題下法司審無的據覆奉　明旨發落釋放訖臣等因竊私念該科參究止于崇府一事蓋就風聞所及者而言其潛跡營幹漏網不發者不知凡幾該城訪拏市棍吏書此事雖無的據其平昔串通為奸指稱誆騙者不知凡幾此皆流弊相沿為

日已久雖慈父不能禁之于子而謂臣等能得之于吏胥所不敢知也爾臺省諸臣所言皆發奸摘伏之法非拔本塞源之論臣等日夜圖惟謹撮其大便宗室者一二事敬爲　皇上陳之查得各　王府奏請事宜例該　親郡王具本差人賫奏徃者典制尚寛條例未備兼之題覆無一定之期間有應得者反致踰時有得者容或倖得賫奏人役乘此誆惑各宗各宗不悟亦信此爲明效大驗于是一應奏請各有使費雖未卽如御史譚燿所稱動以萬計而浸淫于

于或千或百。容有之矣。皇上御極以來。節經諸臣建議本部題覆勒成要例一書。刊布各宗。其間事制曲防。法嚴令具。雖欲毫髮之間。不可復得。似宜人心振刷。奸弊不生。而此輩之誆騙各宗。與各宗之傾信此輩。迄今猶未盡無者。蓋緣各宗坐守封城。別無聞見。即 朝廷之上。三令五申。惓惓為其節省財費。未必盡知。即知之亦未必盡信。而此輩又復巧于為奸。（吏兵兩部皆然豈獨宗藩也）例所應行本部題 請者則以為打點所得。例所當止。本部寢格者。則以為使用未敷。彼本易欺。此復善

幻。每一奏遣。務求饜足其行囊。一至　京師。即以乾沒之資。恣意淫賭。甚者買屋買妾。遷延不歸。而　王府亦以爲實已用費。漫不加察。是以不貲之費。委之無藉之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則諸藩坐困之術也。然此猶曰差人幹事之人。爾事成猶得藉口。事敗易以亡。非衆所指名也。又有一等棍徒。如昨歲該司郎中趙世卿告示所開黃毛李秀等四五十人。俱係四方流民。潛住都城。投靠吏書之家。假充家人名色。一遇王府賫奏到京。三五成群。二一四合。夥串通吏書開

立房戶、設局誆騙、甚則指稱打點、壞人名節、間有不時覺察、欲行究治驅逐、則又揑造匿名飛語、橫肆誣詆、今黃毛李秀等十餘名、雖經中城兵馬胡繼虞緝拏、逃解申文在卷、其蹤跡潛伏、乘間竊發者、猶然未已也、此之誆詐既如彼、彼之指稱又如此、互相糾結、莫可誰何。興言及此。殊可痛恨。誠不可坐視而不為之一議處也。為今之計。與其事為防範。而弊端不可勝窮。孰若治其本源。而弊孔無所從出。查得各　王府親郡王襲封選婚喪禮管理府事奏報宗支奏討

養贍請封生母旌表孝行保歴内官參處犯宗奏辯冤抑請給内使冠帶等項例該　親王並管理府事者、單本具奏名封等項、例該按季類本差人賫奏合無自今以後、凡遇　親郡王名封婚禮喪禮及管理府事參處犯宗奏辯冤抑等項、例該單本者長史教授等官結勘明白、不時申呈撫按衙門、具本代奏本部即爲查覆、俱發勘合給付原差賫回、其將軍以下（王府人役不得輕至京師、不特省弊、兼以防微）名封等項、長史教授等官結勘明白、仍將應奏位數備造青冊一樣二本、逐一分別來歴填寫、各立前件

量留空行同各結狀封固一併申呈巡撫衙門每季
仲月以前分別事情代奏一次應賫部者差人類賫
本部一一查覈明白即將應題應勘應立案前項緣
由開註原冊前件之下給付原差賫回轉發該府諭
令明知如上季到遲查覈不及者原差不必守候俟
下次給發至于奏報宗支奏討養贍請封生母旌表
孝行類報喪禮保陞內官請給內使冠帶等項若照
舊例一一具奏不無煩瑣合無亦令按季并 玉牒
妾媵等冊布政司勘回文結一並申呈撫按衙門照

例舉行。其選婚一節。例該王奏及巡按覈實。似不可廢。相應仍令長史等官查覈明確。照前啟 王具本實封開造青冊一樣二本。並結狀。送巡撫衙門。巡撫官即同覈實本差人賫奏。庶爲歸一。此非臣等臆說也。先是萬曆六年尚書潘晟萬曆二年刑部給事中秦燿俱有此議。今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議亦及此。尚在會議題覆。臣等至愚極陋。見不到此。徒爾攟摭羣言。兼附己意。一以成諸臣未就之志。一以祛積習極弊之風。故不敢避煩瀆。冒昧陳請。伏望 皇上

憫宗室之重困而體其欲省之心。鑒積弊之當更。而稍爲崇簡之術。 特允末議。 勑下臣等轉行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施行。則積弊頓釐。不惟諸藩不至困累。而臣等亦自無嫌可避。無奸可防。有不必洗心滌慮而法令一新矣。再照 王府每遇 三大節、兩宮聖旦中宮千秋例有慶賀表箋馬匹禮物、勢必差人賫捧、往往散住歇家、似亦可以滋弊查得 會典內開凡有王府差人到京、俱送會同館安頓、光祿寺支待酒飯下程、合無將前項人役、定立名數、大府不

過三人、郡府不過二人、山東山西河南限三箇月以前、湖廣江西陝西限四箇月以前、廣西四川限五箇月以前、預將賫表員役職名、申呈撫按衙門、轉咨本部知會。候各到京之日。一面鴻臚寺報名朝見。一面備開職名。赴部查考如咨內職名不投。即將來役參奏重處。一應謝　恩本章聽赴進表員役順賫。此外不必另差。其賫捧人員。合照　會典送赴會同館安住。聽本部提調主事關防。不許仍前任其自便民間。敢有安歇王府員役及寄頓財物者。問擬邊衛充軍。

仍照近例枷號本部門首其有指稱衙門吏書交通王府人役夤緣爲奸者除臣等訪實參奏外許諸人捉獲送赴本部賍財盡數給賞各王府員役敢有營求差遣潛赴京師者許五城御史及廠衛緝事衙門訪拏一體問遣本部仍將干礙宗室及輔導官參究重處則弊源益清人心愈肅其于法紀亦非小補已也伏乞聖明併賜俯允施行宗藩幸甚臣等幸甚

參戚畹鄭承憲乞卹典第二疏　戚畹

近該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承憲爲父鄭福奏乞（疏辭可謂直而婉辭得溫旨而其事竟行寢命）
卹典內 諭祭一節係該臣等職掌已于本月十六日據例駁奏伏蒙 聖斷、特賜停寢、但給與墳價銀五千兩臣等知 聖意之所重在禮而不以財賄之多寡爲重輕矣。然與之以直或非其分及與而過多。亦自有不合于禮者。臣等請據禮而論之、蓋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故凡臣子乞恩有所比例。必求其職事脗合。情理至當者方敢 上瀆誠愼之也。承憲以帶俸都指揮使而引永年伯以爲例。可謂禮乎。

葢即據彼所奏。已云名分之不一。而又妄自援比。以爲事體之相同。臣等不知其解矣。此而可與。孰不可與。承寵欲之人。孰不欲。竊恐後有効尤者。皆將萌心于非望之福。而借乞覔引。僥倖萬一。不至于瀆禮之坊不至也。帑藏有限。戚里至繁。人人而遂其欲。不知將何以給之。適今 國有大役。所費不貲。爲承寵計。宜受少以榮 君上之賜。而辭多以明廉讓之節。則 君恩臣禮。兼乎兩盡。而人且傳爲盛事矣。不亦美乎。臣等待罪儀曹。頃見河南撫按官奏稱本省貧宗。值

歲大荒不給半菽方請議賑臣等亦方議題覆計無所出承憲能舉而輸之于　國則可活宗室之貧者千餘人是能體　朝廷睦族之意而以報　上德于萬一也語云嬰兒之病常傷于飽貴戚之患常傷于寵伏願　皇上之有以全之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乞停取麒麟疏　麒麟

謹題爲傳奉事本年九月二十六日該文書房劉成口傳　聖旨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着

禮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臣等仰惟我　皇上之意不過以麟為異物世所未見欲取而觀之以知夫麟之所以為麟者之狀如何非有貴奇異之意也為臣子者承　君之命奔走不遑豈暇有言以及他事惟麟產河南光山縣而臣經河南人也知之頗詳不及今預言其狀或　奏進之後無所可觀則臣為緘默取容而　陛下有誤舉之悔臣等雖九死不足以贖罪故敢據實為　皇上言之蓋麟之生本自于牛故其形猶在乎麟與牛之間初生雖有鱗甲不甚顯

先言麟之來必真而後言異物之不宜貴深得進諫之法

著非如圖畫所傳出于好事者之手而楚楚可觀也踰日而斃至于今又復數月竊意其形巳枯槁必不如其初之猶有麟之狀也　陛下方軫念元元整飭吏治日勤思于三皇五帝之業如將不及天下皆同歸　明聖忽渙之大號布于下國以徵一旣槁之麟雖於事體無妨無乃駭人視聽乎夫人主之有所好尚舉動以昭示于天下也其端甚微而及其樹之風聲傳播于四海九州之外使天下皆耳而目之則其究有不可勝窮者故物有一異而責以不奏則四方

之奏奇異者且紛至焉督以速進則四方之爲進獻者且紛至焉此術常之所謂無妨而登五邁三如我

皇上則一舉一動有不可不愼焉者也夫物固有以祥稱者迨其斃也則已爲不祥之物所宜用淹莉以被除之不敢以達于　至尊之前臣等竊意撫按官之不敢奏進及臣等之不敢遽有徵取者亦惟以愼重其事而非敢距違也惟　陛下俯鑒臣愚特賜停止少寛臣斧鉞之誅臣等不勝幸甚

議　秦府進封䟽一

內府抄出　秦王一本奉　聖旨秦宣王旣例前進封這所奏禮部看議了來說欽此案查嘉靖二十三年秦定王薨逝絕嗣以再從姪鎮國中尉懷𤥂進封爲宣王庶一子敬鎔於萬曆三年襲封是爲靖王其庶四子敬𨱑萬曆二年　請封該本部查得　宗藩條例內開　郡王入繼　親王所以重　親王之統也以後　世子世襲　親王次嫡庶子每位止照原封世次本等官職不得進封已經題奉　世宗皇帝欽依欽遵外夫　郡王入繼　親王尚不得加恩

天子入繼大

錢則兄之弟子女皆進封爲王孫也　蕭侯安得擬尊耶

子次子則將軍而下自可類推　宣王懷埢原係鎮國中尉又係再從姪進封今敬鎔已襲王爵是與世子世襲之例得矣其弟敬鑨相應止照　宣王原職世次授封難以濫希郡爵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續于萬曆五年敬鑨授封爲輔國中尉訖又查得萬曆八年該　秦世子誼涵奏父靖王嫡第一女乞要請封本部查得中尉之女例不授封已經立案外又查得萬曆九年　秦王誼涵奏父　靖王庶第二子誼沒嫡第三子誼漶各要　請封本部查照　宣王

原封㢠次俱封爲奉國中尉訖及査萬曆十年三月
內該本部題　宗藩要例內　親王封典一欵、親
王薨逝絶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爲　親王如無親弟
親姪以次推及倫序相應者進封、日後子孫除承襲
親王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
加封如嘉靖四十四年例前加封者姑准照常傳襲
例後加封者査照世次改正等因節奉　聖旨這宗
藩事例既將前後議奏刪訂畫一依擬刊刻頒布永
爲遵守欽此又査得萬曆十一年十二月內　秦王

誼湣奏稱祖 秦宣王第四子輔國中尉敬鑑、並父
秦靖王第二子奉國中尉誼淈第三子奉國中尉誼
漶、乞將原奏題 請各賜郡王封號、及將 秦靖王
第一女亦照原奏題 請郡主封號等因、奉 聖旨
禮部查看了來說、隨該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題參
本王冐請、有違明例、仰祈 聖明軫念封爵至重亟
為停革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該本部查得
敬鑑等俱在嘉靖四十四年條例之後、俱依世次授
職、不准加封、正與條例相合、在本王何得復有此請

封爵至重條例甚嚴是以　鄭藩肅襄諸府其進封
與　秦府同而不敢爲兄弟子女違例請封者限于
制也今若從　秦王之請則歷年　欽定之例皆不
足遵而宗藩妄乞之私亦不可止矣等因奉　聖旨
是以後各王府再不許越例陳乞欽此欽遵今該前
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秦王誼漶奏稱乞將臣弟
誼漫誼瀌授封郡爵仍給中尉之祿一應民校等項
及合干錢糧俱不敢妄祈並臣妹　賜郡主封號祿
米免給各一節爲照我　朝之待宗藩　恩至義盡

然獨嚴于封爵之例者，所以垂不刊之典，絶覬覦之私也。即如旁支進封　親王世子例應世襲，孰得而禁之。其次嫡庶子，則應照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職，不准加封。條例　頒行，已非一日，所以敬鑑于萬曆五年授封輔國中尉，皆以　宣王原封鎮國中尉世次而遞降之。其　靖王第一女，亦照中尉之女，聽其自行婚配，蓋例之所在，難以私意違也。至萬曆十一年，該　秦王具奏陳乞加封，幸蒙　聖明洞察，並禁各　王府不許越例陳乞，　明旨森嚴，自宜恪守。今

又附會例前之說。再行瀆請。不知所謂四十四年例後加封者。正指次嫡庶子而言。非例前繼統之云也。其例後加封者。猶當查明改正。而況已受本等封者。可復濫加乎。至于比援　肅王縉熿　崇王庶二子常準事例。全不相蒙。此而可請。孰不可請。有如　鄭藩肅襄等府。俱由旁支進封。紛紛援例陳乞。何以待之。是條例可無定。而　明旨可違也。伏乞　皇上軫念封爵重典。法守畫一。勅令本藩遵守明例。不得妄有希冀。其輔導官不行諫止。行巡按御史究問。如

律朕躬請者無以容其私而一代之章程行之萬年而無弊矣

議　秦府進封疏三　秦府進封

近該　秦王誼漶為弟中尉誼沒誼漶乞加封　郡王將軍及女封郡主各一節隨該臣等據例覆奏極言其不可加封之狀仰荷　聖慈念首藩懿親特允所請（此事再三執奏終允王請必有內援也）續該臣等覆據例執奏伏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特恩原不為例着遵前旨行欽此臣等竊惟　君有成命則臣下自宜欽承又何敢再三瀆奏以輕犯

天威惟人臣以守官爲義亦以盡言爲忠攷之前代固亦有牽裾綴續卒以得請者傳之後世以爲　明主盛節臣等幸逢極辨之朝冀此風之復見于今日也故敢申三諫之義以畢其欵欵之愚惟　皇上垂察焉竊聞王者有至仁無私恩如以懿親之意不論功不詔德徒念其請求之懇重拂其情而姑破格以狥之雖特恩亦私恩也雖不爲例亦一例也古昔帝王敦睦九族豈不欲恩施無窮顧見夫人情之不可饜而度吾恩之必有所竭也于是不得不限之法制

法去辨一皆混於例矣

以平其不一之情。而示以各足之分。使崇卑有定。尺寸不踰。上曰有法在。吾不受私。下亦曰有法在。不敢言私。上下相維以法。而子孫保之。世世無極。此所謂至仁無恩。恩之至也。我　國家宗藩條例。實倣于此。若此例不弛。則請乞紛。至各自為說。　朝廷無畫一（權僭刑賞）之法。而所司議覆者。亦得以高下其手。（皆如此故下多附綸之辭上多批駁之病）議不與則曰特恩不為例。議與則曰先年有事例。蓋均一帝派。則均一懿親。彼可請。此亦可請。與則恩。不與則怨。是令日之特恩。為他日徼怨之端也。不可也。此猶其小者

也故尤者衆則違犯者多及抵于禁然後裁之以一切之法使王室懿親有欲曲全之而不可得者是今日之特恩爲諸宗削奪之罔也不可也此猶其或然者也今宗人窮困甚多而歲祿不繼藉能安分循理保其所有猶不貽主計之憂如恩可倖承則奸徒之矯誣恩宗者謂非分之福必屢徼而後可得也于是使人絡繹于道途褁橐盡輸于厮隸吏胥之貪緣爲奸者亦得以肆其漁獵則諸藩之窮困日益而東平之爲善益鮮者亦自此始也玆特恩之所宜愼施也

臣等非不知再三之瀆無所逃罪顧謂　聖明在上。不靳轉圜倘俾蒙采納。特賜停止。使臣等得守其官。以不廢　祖宗之法。而益以彰　皇上從諫如流之美傳之萬世。豈不有光于前史哉

議　唐府請名選媵疏二　宗藩選媵

謹題爲懇乞　聖明遵成憲愼名器以一法守事近該唐王碩熿奏稱萬曆六年等年禮娶楊氏爲一妾。所生第一子。徐氏爲二妾所生第二子。俱于萬曆十二年具奏請名。該部查無奏選妾媵勘合。勘明回覆

到部先因孩提喪父愚昧不諳奏選之制以致違例、情有可原乞查果無別礙准各賜名以繼宗統並前二妾多病宮壺乏人已久仍查宗藩要例准充選補之數等因奉 聖旨覽王奏情詞懇切禮部看議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查得先該唐王碩熿奏稱一妾楊氏庶生第一子二妾徐氏庶生第二子乞要請名該本部查得姆妾俱係不經奏選明係私收已經看明遵例立案外今既奉 旨看議臣等查得濫妾之子似應另題庶糧但念一子係聽繼王爵人數當臨

期奏請定奪。擅難預擬。議將一子二子。姑准賜名。其餘通候日後。查例議處等因。奉 聖旨。奏選妾媵原係欽定事例。該府輔導官。如何不行啟王。致有違誤。旣唐王懇罪。乞恩妾已生子。楊氏徐氏准作額妾。造入冊內。所生子。照常賜名。輔導官。着撫按官查提問罪欽此。臣等竊惟 朝廷之待宗藩。無不極其優厚而獨于奏選妾媵。設法至嚴。所以正天潢之屬籍。而重封爵也。今唐王私收二妾。明出己意。而猶言輔導爲懇切之語。以感動 上心。然竟蒙 特恩。將妾作

額妾子與正名使歷年條例一旦更改　朝廷之用情于唐王者不失過厚而從此以用法于各藩恐其有所不行矣何也向來宗室惟娶妾一節蕩禮踰閑無所不至自有明禁以來雖稍戢歛豈其本心恐日後為子孫之累耳今此例既開則隄防一潰不可復止凡親郡王及將軍中尉孰憚而不私選及生有子孰不欲請名請封凡上章乞　恩認罪者孰不以無知自解以輔導為辭也當是之時將盡人而與之乎

衆辯詳明

抑復據例不與乎不與則不免異同之嫌與之則不

勝胄濫之患不知 皇上何以處之臣等亦何所據以為職掌也臣等官守所係反覆思惟終屬未妥是以不避斧鉞冒瀆 天聽伏乞 皇上俯鑒愚忠收回成命將楊氏徐氏不許造入妾冊一子二子姑與賜名俟本王身後果別無嫡庶之子堪襲王爵者即將一子 上請定奪二子另議降封庶法令有畫一之規臣等可盡職于萬一矣

議 唐府請名選滕疏三 宗潾選滕

謹題為懇乞 聖明俯容愚戇遵守 欽定條例以

一政體事竊惟人主以天下之事分任六卿據各職掌則皆有一定之法以遵奉行事而無敢加損焉是六卿所以爲人主法守也法而不守則職非其職臣爲其臣矣臣等叨任六卿典司邦禮其事以宗藩爲重竊見嘉靖以前法猶未備也歷隆慶至萬曆十年始

欽定宗藩要例而成法較然可守矣夫自 國初以至于今日則斟酌爲最久經列聖損益以及諸臣之謀議則裁畫爲最精臣等惟奉此以行守之勿失期少盡職掌於萬一耳乃今心知其然而不能期

月守也。蓋前有秦府之事。而今有唐府之事矣。夫禮臣職掌。既無大干宗藩。而宗藩條例。最稱緊要者。亦不過名封數件。今一歲之中已更其二焉。臣等亦何據以爲職掌也。親王體統隆重。郡王以下委不得援比爲例。但計天下親王。見今二十餘位。若此例一開。互相效尤。凡私收之妾。皆欲准作正領濫妾之子。皆欲請得正封。即郡王不得援比爲例。而親藩之中。已不勝其多事矣。　皇上將何以應之耶。況親王爲一方表率。已不正。何以正人。已冒禁而得封。何以禁人

之不得請者。而本末舛矣。且 國家之優厚親藩。無所不至。而獨于奏選妾媵。設法至嚴者。似有深意。不徒為慎重封爵而已也。今此禁旣弛。則私選無時。其勢必漁色于下。而境內不勝其擾矣。 帝王之篤惠親親。欲導之為東平河間也。則舊例亦豈可輕變耶。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竊伏覩 欽定宗藩要例。眞所謂當代訏謨也。乃方行而忽改。一例而兩用。豈以重綸言。示大信于天下耶。臣等材識庸下。旣不能殫精述作。矢文德以贊太平之業。又不能守道守官。

循職掌以盡當然之分。徒日見壞紀亂法。自臣等始。則尸位素餐而已矣。豈 皇上所以設六卿之意。亦豈臣等之所宜自處哉。用是不避斧鉞。再瀆 天聽、

其所爭執堅確不拔可方古之大臣矣

伏望 皇上恩 欽定條例之當遵。念臣等職掌之有在、俯從前請。收回成命。庶政體歸一。法守不紊。如以親王體統隆重。不可無別。乞將唐王一子姑准。俟異日請 旨定奪。其二子降封三等。使有爵列。以別于另題之例。則 皇上之優厚親藩、已無不至。而於條例職掌、亦不甚相碍矣。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議處淨身男子疏　中官

朝廷遴選即給衣糧一入禁門榮及九族宜其不挺

近該順天等處淨身男子曾萬壽等奏奉　聖旨這

死刑也後民之私閹者每依托貴近或有濟神之寄而

厮每群聚奏擾着五城御史嚴行驅逐不許容留潛

為之有司安可問乎

住欽此　明旨昭宣群小遠遁中外臣民莫不稱頌

聖德臣等更復何言第思此輩因父母愚暗希圖富

貴勸絕子息痌瘝可憫其於　皇上愛養小民之仁

既有所歉焉而不周況其家室無歸工商絕藝暫去

復來累行瀆擾其干　皇上嚴行驅逐之令又有所

玩焉而不信及今不一議處不惟傷天地之和亦且

損　朝廷之體臣等職掌所關乃敢敬陳一得之愚
以備采擇稽古内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内小臣曰閹
人曰寺人曰内豎雖其職掌不過守王宮中門之禁
掌女宮之戒令與内外之通令然必求正人居之如
巷伯之倫是已降及秦漢而下乃以罪人充之我
朝洪制高出前代伏覩大明律一欵凡官民之家不
得乞養他人之子閹割火者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又條例一欵先年淨身男子曾經發回若不候　朝
廷收取官司明文起送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

邊衛充軍。臣等仰窺祖宗盛心。即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絕人道預抑奸匪也。至弘治五年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敢有私自淨身的。本身並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首的。問罪。其里老人等仍要時常訪察。但有此等之徒。即便捉拏送官。如或容隱。一體治罪不饒。欽此。但私淨之禁雖嚴。而報官之路未開。故自宮者旋即如舊。至萬曆十一年節奉　聖旨。自宮禁例。載在會典。　皇祖明旨甚嚴。乃無知小民。往往犯禁私割。致傷和氣。着都

察院便行五城御史及道行各省直撫按衙門嚴加禁約，自今五年以後，民間有四五子以上，願以一子報官閹割者聽。有司造冊送部，候收補之日選用。如有私割的，照例重治，鄰佑不舉的，一併治罪不饒。欽此，（辦本報官之名○無給賞之實例○謂爲報者）但報官之路雖開，起送之例未定，故自來者紛然不已，猶有曾蔣壽等輩也。夫以　孝皇之明例，　皇上之嚴旨，奚啻三令五申，乃三數年來有司有造冊送部者乎？有拏一私割照例懲治者乎？法令不行，德澤不布，又何怪此輩之羣聚奏擾乎？伏望　勅下

臣等嚴行各省直撫按官行令各州縣以文到之日爲始以前見在閹割者許令報名到官查係三十歲以下精壯可用者姑免追究准其記籍其衰老不堪者行令各里族拘收以後凡情願閹割者報官查明果四五子以上方與記籍通前類造青冊限半年一次送部候各監局缺人聽司禮監奏請本部通行在外各該衙門查係在冊人數取具官吏里鄰不扶甘結起送赴部聽候選用其冊籍無名及儇巧凶惡潑賴無恥者不許一槩濫送如有仍前私自閹割私自

來京者。在外撫按有司。在內五城御史嚴加訪拏。照例問以重罪。如撫按等官不許訪拏。及有司不行造冊違例起送者。聽本部查參請
旨究治。務在必行。無事姑息。庶黎庶免傷殘之苦。而慈惠旁流。宦寺皆端正之人。而隙竇永塞。仁至義盡。萬世無弊矣。再照死者人之所最重也。今自宮之徒加以死刑而不懼者。內臣之員數太多。富貴太驟。選進太頻。有以惑其心耳。

此窮根本之論

我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之失。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一監常職止

五員。一局正副止二三員。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洒掃

供奉之事。洪武永樂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

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

有不然矣。皇城之內。通名籍者。不止萬有餘人。而

倉廠場庫。牟利無算。蟒衣玉帶。濫賞不惜。又不三五

年輒有一選。選輒數千。以故無知小民。貪圖富貴。入

骨薰心。柰何欲以死刑禁之乎。臣等更望皇上恪

遵祖制。凡監局冗員。非祖宗之舊者。悉爲裁革。

一切侵漁科索等弊。悉爲釐正。蟒玉等服。非効勞年

久忠勤不欺者。勿輕賜予。仍著爲定。例必十年以外。方行收選一次。移使官府一體賞罰有章。規制既定。僥倖不萌。前項無知之徒。將不禁自息不終爲聖化之累矣。

擬議虜酋妃號疏 虜酋封號

臣等會同兵部署印左侍郎臣石 等看得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鄭 題稱順義王乞慶哈物故。虜地無主。茲據各部酋長并頭目投遞番文。公同舉保。得龍虎將軍撦力克。係乞慶哈長子。應嗣王號。晁兎

台吉應替伊父撦力克龍虎將軍職銜設剌克炭台吉應替伊父扯兎台吉夷使頭目賞賚不他失禮原職驃騎將軍乞量加龍虎將軍仍照節年賞格給賞三娘子原係王妻今討封一品夫人隨又討王妃名色及 誥命冠帶並陳末議以備采擇各一節除禦虜事宜容臣等另行議覆外卷查萬曆十一年閏二月內該總督宣大山西右都御史鄭 題爲北虜感激 天恩求嗣封爵乞賜准從以慰夷情以尊 國體事內稱俺荅物故黃台吉係伊長子應准嗣封順

義王名號，撦力克應襲伊父黃台吉龍虎將軍職銜，仍恩示賚予等因，該本部尚書徐　等會同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吳　等，酌議具題奉　聖旨是，黃台吉准襲封順義王，寫勑與他，賞大紅五彩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八表裏，撦力克准授龍虎將軍，欽此，已經欽遵在卷，為照北虜之於中國，自古以來，未嘗為不侵不叛之臣，今一旦而讋服威德。入我羈縻，我　穆宗皇帝俯酌群議，封以王爵，許之通貢易市。自是乃烽燧不燔。胡越一家。措邊氓于袵席之上。亦既有成效

可覩已。今黃台吉病故其長子擄力克、援往日請封之舉、希　天朝褒賜之恩欵貢卑辭。此之伊父。備極誠懇、且據虜中之推戴。既已協心。而在世及之常規。復有定序、似應准其嗣封、以順夷情、及查扯兎台吉、乃扯力克長子、設刺克炭台吉、係扯兎台吉長子、扯酋既襲順義王之封、則扯兎台吉。自當襲龍虎將軍之號、而設刺克炭台吉。亦當承其父夷使頭目。與其賞賚矣。以上三等撟之、夷派供廚相應、惟不他失禮。原係驃騎將軍。今量陞龍虎將軍。名雖稍別。賞原不

異亦應允許。既經邊臣詳議停妥、督臣具題前來、相
應會議上請、令俟　命下、將扯力克襲封順義王、晁
兎台吉襲龍虎將軍、不他失禮量陞龍虎將軍、設剌
克炭台吉、准照夷使頭目、給賞、仍行翰林院撰　勅
內府承運庫關領衣襲表裏、差官齎赴該鎮、宣諭頒
給。所稱虜王妻三娘子。求討封號。及　誥命冠帶一
節。臣查得　大明會典。凡夷方諸國襲封王爵者。無
頒妃封。及　誥命冠帶事例。今據總督宣大軍門、奏

此等皆國朝典故。備陳之使知所采擇

稱三娘子能賛協虜王遵奉約束戢其部落。寧我邊

疆。可謂忠順。而又以　天朝之錫命為榮。所望懇切。有難以阻其向化之心者。合無據其所請。就中斟酌。量與一相應封號。仍加賜彩段表裏。以示優厚。其王妃封號。難以輕議。臣等不敢擅擬。伏乞　聖裁。謹題

請　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李雯舒章　參閱

郭青螺文集

疏　　　　　　　　　　　郭子章

議處驛遞疏　貴州驛遞

看得貴州一線之路。以通滇蜀。通蜀諸驛。專屬之水西料理。通滇諸驛。派之各土司走遞。此在平居無事
此驛路。太祖時香奢所開者

日。猶仰藉於夷司也。今年飛練之役、驛馬殘于鋒鏑、馬戶因之逃亡、而近播各土司、盡為播賊虔劉、彼自救死不暇、奚暇為驛遞奔走、就其中黃平平越二驛尤甚、自六月以來、臣等屢檄驛傳道多方設處、終莫能濟、欲問土司、則無官可尋。欲問馬戶、則無家可提。欲責之衛官。彼武弁未領錢糧。欲責之驛丞。彼貧官何能賠貼。以故往來二驛者。非雇募以去、則徒步以走。此猶往來官司之苦也。至于羽檄交加。兵符更調、軍興之徵解。器械之馳遞。行至二驛。袖手縮武而不

能前幾何不敢公事而誤軍機也據該道議欲借濟於各省臣等看得近黔鄰封惟楚滇二省楚地川兵在湖北而湖南一帶驛遞稍逸雲南解餉入黔在安普而洱海金滄一帶驛遞稍逸臣意於二省稍逸驛遞每驛借馬一匹約三十匹內湖南十五匹洱海金滄十五匹或解馬或解銀分屬平越黃平二驛共濟時艱以滅強寇俟寇平而止其餘別驛苟可支持者無得援此爲例夫黔今日如多病人也脊臟空虛疾在腠理強寇侵軼疾在寒暑驛遞不通疾在血脈均

之不可無醫藥者。故不敢避瑣屑。為　皇上陳之。

播平善後事宜疏　區晝播地

臣近閱邸報。內開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為二省干戈幸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二膚見以備善後採擇事。內開條議十款。就中强半多言黔事。就經備行布按二司監軍紀功守巡各道會議詳報前來。除兵部九款。已經奉旨者。臣等悉心奉行外。所有未盡事宜。該臣會同總督都御史李化龍。看得播州善後事宜統言播事。兵部釐為十款。析言黔事。李御史

列爲十條、詳哉乎其言之矣、當局者迷、觀局者智、臣愚迷於局、似亦可以無言、顧計者取多、謀者從可、

聖明稽於衆、或不嫌於互發、謹以膚見釐爲十二條、加或蒭非可采、乞勅下兵部再加從長酌議、覆請施行、

計開

一議改設郡縣、看得播州之地、東西相距二千餘里、南北相距四百餘里、雖云髭國、亦係樂土、今議改流東西可設二府、每府可設二三縣、播境原屬四川、與

貴州鄰、二省界限、原自分明、至論建置大槩、臣意自沙溪以至白泥、當以烏江爲界、設一府于白田壩、而眞州婁山松坎等處、可爲三縣、黃平在元、已爲府矣當設一府於黃平、而餘慶白泥二司可爲一縣、甕水重安二司、可爲一縣、此沙溪至白泥一帶建置之大槩也、自白泥渡江至婺川縣、以三渡板角苦竹三關爲界、其中漢夷田土錯雜、惟湄潭可縣、龍泉可縣、龍泉土官安民志陣亡、其子尚幼、其印已失、其土地已爲楊酋踐躪、合無將龍泉改建一縣、增築城郭、而以

安民志之子世爲土縣丞以爲死義者之勸其祖職長官世爲土主簿此則思石一帶建置之大較也至於衛所似可無設先年石阡思南思州龍安馬湖俱

衛所積弊有害無益於流建置不同于關中之例

係改流並未設衛豈不謂養軍不若養兵贍統綺之世冑執若贍矛戈之勁卒乎哉惟設二道一叅以彈壓于中每二縣設一守備以防禦於外則西南半壁可恃無恐若興學校築城池設公署建驛遞度土田勢當次第修舉而爲費不貲若仍屬於蜀則黔中無所事事若分屬於黔貧黔物力難支然當於剩餉內

動支完日聚算第播州之名其來已久播之為字番之有才者也以故應龍阻兵崛强獷戾竭四方之力僅乃克之夫南越破而聞喜建呂嘉得而獲嘉名龍州平改為龍安允繇夷更名建武郎播州納土於宋亦改名遵義許廟堂當有定議而播之為名似當更易伏乞聖裁

一議遴選將吏時亂則急武庫所乏者孫吳韓彭之流時平則急歲星所乏者龔黃卓魯之徒顧絳灌無文隋陸不武兼才之難自昔歎之矣夜郎既平守巡

守令。固一路之歲星也。而才不易得。事不易理。僻草萊翦榛棘。則拗始之難。復版圖。充戶口。則稽閱之難。度土田。起賦稅。則聚實之難。安反側。歸鴻雁。則安輯之難。北什伍。編保甲。則聯屬之難。四鄰多悍。五司多戾。則馴馭之難。道路多警。山箐多梗。則芟夷之難。路室未除。候館未建。則往來之難。相陰陽。揣高卑。則城池築鑿之難。計徒庸。慮餱糧。則衙署工作之難。講聖諭。行鄉約。則敎化開導之難。淮西旣平。留裴度爲彰義節度使。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蔡人始知

叙抱槩繁郭亦倚淋有文筆

生民之樂。淄青既平。命楊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眾寡。分李師道地為三道幽燕未平。藝祖出地圖示趙普問進取之策。曰曹翰可取可守。而終議曰翰死孰可代。國朝交州既平。以黃福守之則治。及黃福去而交州始亂。由是觀之。取播易守播難臣竊意以為文臣中。必如裴度楊於陵黃福之治蔡齊交州而後播可守也。武臣中必如曹翰之安燕雲而後播可守也。或令總督自擇守巡參備守巡自擇郡守。郡守自擇縣令。如其效朝廷不難深信而久任之。破

格而遐遷之以酬其勞不效則連坐之以繼其闇惟

聖明廟廊下部而遴選焉伏乞聖裁

一議五司改流夫五司之毒於楊應龍也久矣夷其丘隴妻其婦女奪其官職焚其室廬殺其父子兄弟其形之奏牘止爲報讐欲改土爲流非一日矣朝廷合三省之力費數百萬金錢豈獨爲五司復讐計哉亦欲計安地方爲百年長慮耳若復立五司於蜀無損於黔大不便黔中一線之路四顧皆苗即五司之地也頃屬於播淪于異域下衛走馬抗頑不上驛遞

之困實由于此。今乘此時郡縣之。則廓清線路。通爲孔道郡縣歲入。不累驛馬用夏變夷。千載一時。若復立其後。則黔封疆之狹猶故。黔驛遞之罷猶故。是何愛黔。不如愛五司也。夫五司與應龍一類也昔也應龍强而五司弱。則五司以窮歸我應龍以索五司之故。東寇西擾。業已貽害邊民。今也應龍滅而五司復强。夷狄之性。決不安靜。復有如應龍者出。弱肉强食。又將擾我邊民。何也。虎狠不可以爲鄰。蛇蝮不可與共牀也。且當日起釁。實在五司。上貽害國家。費數百

楊滅而五司强此自然之勢故當先事爲處置之計

萬金錢下貽害三省虔劉數十萬百姓中貽害將官
殺戮百員而彼安然如故襲職享祉凡我被害邊民
之子孫其又誰與之恐其構禍猶未彌也查得鎮遠
龍安新貴改流其土官俱改文銜旣不失朝廷興滅
繼絕之意又不釀異日以强凌弱之禍原任宣慰同
知當改爲府土同知原任安撫當改爲州土同知原
任正長官當改爲土縣丞副長官當改爲土主簿一
切俸薪儀飾在府以鎮遠龍安爲例在縣以新貴爲
例若土官從逆者如楊正邊之類正當絕其爵土而

以傷枝入繼者。又當改爲土巡簡。庶幾夷漢相安。邊圉允乂矣。伏乞聖裁。

一議清查黃冊。楊酋逐五司。刈七姓。卽以其田分給苗賊。令自耕種。錢糧不輸。黃冊不造。而其老冊在四川布政司冊庫。猶可覆視也。今既郡縣其地。則當清查田土。楊氏卽滅。播官播民猶有存者。欲不給還之。則丘壑在目。彼猶有辭。欲一一還之。則冊籍無憑。恐售其欺。臣意當檄四川布政司。將播州歷年黃冊另貯固封。毋令吏書改換。庶田畝之地名可尋。秋糧之

多寡可稽軍田民田夷田漢田不相溷淆欲稍給舊民則冊可憑若冊無姓名或有姓名而人被殘刈者其田入官以為公田留作養兵之費此亦蕭何入秦收圖籍意也惜當時播州一破其州冊盡燬於兵耳伏乞聖裁

一議更易轄屬楚黔接壤撫屬錯綜如黎平府永從縣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五百里而反遙屬於黔平清偏鎮四衛近黔之鎮遠去楚二千餘里而反遙屬於楚即云犬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諉頃者曾犯偏橋而

楚不能救比者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救卽黔有播患而黎平永從無一夫一粒之助非不欲救助也兼之長不及馬腹勢也合無以黎平一府永從一縣改隸湖廣鎭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改隸貴州文武官軍俸糧歲費公用悉仍其舊則軍民合爲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卽有寇警誰能諉之伏乞聖裁

一議裁將留兵頃者播患方殷黔之將不得不增今日逆寇蕩平黔之將不得不減清浪叅將原屬於楚非黔專官無容議矣黔中下右衛無一重將何以彈

歷則興隆叅將似不當裁都淸守備當仍其舊龍泉
既有守備則婺川叅將石阡都司應裁壩陽普安迤
西三處既有守備則畢節叅將應裁省城既有遊擊
則守城守備當裁撫賊雖平苗寇未剪總兵標下留
兵一千三百爲二營興隆叅將部下留兵一千二百
內分其半爲一營守興隆隷叅將部下分其半爲一
營守平越隷都淸守備部下以爲下衛之保障壩陽
兵三百分其半移隷安莊貴陽留兵一千分爲二營
以爲省會之爪牙第養兵三千五百餘名每年約費

三萬五千餘金。貴州無從出辦，相應於剩餉內暫支。俟二三年後地方大寧，徐徐議撤。至於總兵駐劄，昔在銅仁，以故沈尚文之杜門童元鎮之託身，視爲兎窟耳。若越人節經兵部題准駐劄貴陽，夫非於銅仁疎而貴陽親也。貴陽近播而銅仁去播遠也。總兵官似當仍駐貴陽，待年餘大定之後，以春夏駐貴陽，秋冬駐銅仁，永爲定例，無許偏安一隅。伏乞聖裁。

一議四川協濟。黔省土瘠民貧，不及中州一大縣，其歲供之費，往往取給於楚蜀之協濟。查四川烏撤鎮

雄東川烏蒙等四府每年協濟貴州本色糧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四石折色糧銀三千一百兩查每年解納不及十分之三播州協濟糧銀每年三千一百六十四兩七錢楊酋拒命逋負不納自萬曆十八年至二十七年未完銀約二萬九千八百三十餘兩酉陽每年協濟銀七百兩自萬曆十九年起至二十七年共欠二千九百六十餘兩徒負協濟之名無益軍興之實此在無事日猶不可況今逆酋甫定地方多難之時乎秖緣四府酉陽襲職（土官以襲職奏題為撫按）不由貴州滇然不相統

[illegible][illegible]之催其餘所求于文小職者亦少

轄即錢糧逋負既無可罰之俸又無可降之官至于屢催屢負未可如何以臣之愚四府酉陽即不能割隸貴州至其襲職起復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批允而後襲則彼猶有所畏憚此一策也不然請乞嚴旨責成四川布政司立法嚴催催完總解載入職掌無得秦越相視又一策也不然請責烏撒同知東川烏蒙通判駐鎮本府督催四府協濟請責重慶府管糧府佐督催酉陽協濟其給由陞遷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考覈視協濟之完欠為殿最必完及分數

批允乃許離任又一策也伏乞聖裁

一議楚中協濟黔中軍餉仰給楚中湖南一道所轄長衡二府州縣每年協濟貴州糧銀三萬七百二十兩零遞年遞負不以時納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七年止共拖欠銀五萬三千六百五十兩零而長沙府屬逋欠尤甚良由貴州撫臣兼制止及湖北不及湖南印撫官吏自以非屬怠玩成風雖考成每年查參不過徒飭虛文即完欠之數催促逾年而文始至極重者止於罰俸而止彼何所憚而汲汲完異屬之

餉耶、今楊會甫定、黔餉一空、合無將湖南一道屬、亦隸貴州撫臣節制、其印糧官給由陞遷、照依湖北例具文於貴州撫臣、考覈錢糧有無完欠、方許給由離任、夫常德去長沙只尺耳、常德可屬、又何惜一長沙、若長沙不屬貴州節制、則拖欠之例、終無完日、貴州之軍終無飽時、其爲關係、良非淺細、伏乞聖裁、

一議驛傳協濟、貴州四面省夷、中路一線、實滇南出入門戶也、官司無論方面、即倉驛之陞遷皆馳驛也、土司無論進表、即貢馬之差遣、皆馳驛也、鄉官無論

方面部臣。即教官舉貢會試入京。皆馳驛也。恭以極貧極乏之區。當極苦極煩之差。臣日夕掛號。堆案盈几欲裁之則行路嗟怨。欲給之則夫馬逃亡。欲處置之則帑藏空乏。衛官貧而不能賠。急之則閉戶。驛官單而不能支。急之則逸去。查得貴州之驛。舊例俱輪土司走馬。至于下衛則播州五司居其半。自播酋弄兵。五司出亡。平越興隆黃平之馬。一匹不到。今播雖已滅。五司猶未返舊疆。驛馬之困。猶然如故。頃臣不得已。疏請于　上。借滇楚稍關驛分。各馬十五匹。分

癸平興共濟時艱。至今俱未解到。黔中以貧故。累及二省甚多。此亦必不可得之數也。臣查得黔中道路黔之往來居十之四。滇之往來居十之五。楚蜀之往來居十之一。每年雲南止協濟一千五百兩。遇入覲年加一千兩。似覺太少。合無每年加增一千五百兩入覲年再增一千兩。如數依期解黔。分給各驛。俟五司收流之日。錢糧上納不乏。仍將滇銀照依原額。臣又查得黔中原無水路。至于滇遠始有小江可通。輕舠運至辰沅常德會典載鎮遠清浪俱名水馬驛良

有深意合無鎮遠清浪多造小船一切過往如御扛
齎奏及部院方而仍從陸路外自有司以下至二省
會試舉人即有真正勘合牌票亦給船隻則平清各
州諸驛又得少蘇伏乞聖裁
一議增設駐鎮看得黔地多陋習而無善俗則以上
下諸衛未設流官以武弁馭悍卒狠者如虎馭羊弱
者如貓同鼠如之何其不多盜也往年曾設都勻府
推官駐鎮新添矣貴陽府通判駐鎮畢節矣邇年增
設貴陽府同知駐鎮興隆矣倘再增設鎮遠府推官

一員駐鎮偏橋，都勻府同知一員駐鎮平越。一衛之屯糧歲用，責之收支。一方之詞訟刑獄，責之問訊。一驛之馬匹館銀，責之料理。文武官評，責之填報。士習民風，責之表率。夷行苗俗，責之化誨。衙署不必建置，取之本衛之公館，俸薪不必編派，取之各屬之缺官，僕從不必雇募，取之衛所之成卒，無更弦易轍之煩，而有用夏變夷之實。黔之黎庶，尚亦有利哉。伏乞聖裁。

一議賑恤殘民。楊酋煽亂，流毒三省，黔屬只尺，尤切

剝膚。兩年之間。一犯偏橋。再犯黃平。三犯飛練。四犯東坡而下六衛殘。五犯龍泉而思石燬。六犯河渡而貴陽震。其未犯地方。大兵經過。荆棘叢生。轉輸糧餉。則有運夫之苦。防守城池。則有保兵之役。男停其耜女空其柚。驛遞蕭條。道路丘墟。小寇竊發。餓莩盈野。陰雨連月。禾稼不登。逋遁者大兵甫定。瘡痍未起。若不重加周恤。則死者之冤氣彌天。生者之號泣塞路。恐播之餘黨。一呼而號召之。在在皆賊也。爲今日計。止有議蠲議賑二事。然貴州錢糧。堇堇亡幾何。一議蠲

則衛所官軍。勢必枵腹待哺。惟有賑恤一款。似當急議。而倉庫已竭。無從發棠。合無於剩餉內存留若干。行守巡各道。責成賢有司。查覈罹害之輕重。流離之多寡。定爲賑濟之差等。庶恩周蔀屋。民不流離。伏乞

聖裁。

一議增築外城。貴州在昔爲荒服。至元始立爲順元路。初屬四川。改屬湖廣。又改屬雲南。原非重鎮。即設城郭。不名金湯。本朝始立爲貴州布政司。屹然與楚蜀滇雁行矣。第地方既偏。人民未蕃。國初建城。率因

元舊而城址狹隘牆垣卑濕囙陋就簡攀援可登二百餘年以來北關生齒既繁且稠與城中埒頃者楊酋聲言渡江直走貴陽關外居民奔沓入城塡滿城闉寄住街市無屋可貯無址可屋當時士民即有增築外城之呈顧時倥偬不暇議工又乏金錢誰與爲貴及今賊既滅矣燕雀處堂亦呴呴然樂矣臣聞存者非存在于慮亡樂者非樂在于慮殃貴州本苗夷四戰之地非百年無事之國稽之史冊聞之父老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今播州即平皮林未勦東坡雖

通，尤股尚存，倘復有楊會者出而後爲之所，則晚矣。

臣游淮揚，官吳越，淮安揚州廣州餘姚，俱因倭亂之後，增築外城，倭無所掠，遂不敢近，若貴陽得援此例

築一外城，內因舊堞，外增新壘，即有烽燧，民不遷徙。

此猶地方之利也，黔中南達滇雲，下制辰沅，上下二

千餘里，衛所諸城，極卑極薄，不足以當富室之一墻

今既不能一一增高，而省會又無嚴城，脫有緩急，直

破竹解籜耳。念及於此，則國家藩屏之長利也。查得

外城估計約三萬金，倘於剩餉內動支，一歲可完，一

勞永逸一費永安惟此時爲然乎夫徹桑未雨畜艾未病及雨且病則無及矣伏乞聖裁

看議播界疏　　播地分屬

臣所轄地方偏小不足以當中州一郡如鎭遠縣每年止納秋糧二百五十一石施秉縣六十石臣平播之後分割播地設爲三縣今令安疆臣退步之外又認蜀糧三百石似又去黔二縣之糧徒負割地虛名無益黔省實用故士民有謂得不償失不如以平越三縣還蜀者以此是臣負地方之怨者一方逆播初

逞臣上遵皇上之旨中受樞臣之畫下同前督臣之議謂當携安楊之交以間之用安氏之力以傾之臣始與安疆臣盟據欽頒賞格啗以爵土已而大水田之捷桃溪衙之燒得其死力賊始上囤其後大合羣策破囤滅賊疆臣即不敢希冀寸土而今復令割地復令輸糧名曰歸土於蜀跡似為楊報讐夷人快快不謂臣渝盟則謂臣奈誾甚至謂臣意在兼并而假手於蜀是臣負夷人之怨者一遵義鎮雄等五府節年逋欠逾數萬涉溪地幾何而稽黔十七萬之米

六萬餘之金此決非將臣之意大都有司窺伺覬望（亦不今皆黔蜀播水之爭地所是黔蜀之爭故誑 旧所指數者而所辯者獨故皆存蜀而分除一）延緩不納軍士枵腹待哺環臣署而嗷嗷者聲相喧也是臣負軍士之怨者一臣以一身叢此三怨萬一脫身猾夏之變乘隙交發臣身不足惜如朝廷何如生靈何憂在蕭墻禍及牀膚臣安得無言而處于此且蜀中之議欲以地歸黔設縣者其意誠美顧夷人（是時蜀中之議欲歸地于黔而使黔人議蜀由之黔撫之不欲受地者其）方疑臣欲吞并而假手於蜀若令黔得之其猜益深（不欲認蜀訟者皆迫然此所謂不願受地以相分）而黔與夷自相疑相攻其禍益不可解黔寧貧不願（請地入黔者也非安疆臣所爭之地也）有此地也而況故黔地也蜀之議以新郡費後難處

爲詞。非眞難也。平越府以一千七十石之糧。而支一府一州三縣之費。遵義亦一府一州三縣也。豈以一萬七千七百五十餘石之糧。而猶不足以支費耶。且遵義亦臣屬也。遵義之增兵添餉。臣亦得以與聞。夫遵義之添兵。不過爲防水藺也。黔去水藺。比遵義尤近。我朝二百五十年來。黔未聞養一兵防水藺。而水藺亦不敢撓黔。臣謬意謂遵義之兵可無添也。蜀特假此以難黔也。蜀之議。謂前督臣李化龍善後圖中有成議。而不敢變。臣查前督臣善後疏中。止儒溪沙

溪水煙天旺四處而今添至一百二十處此亦非督臣意特播之舊民欲廣土以增私田且陰以報黔人平播之恨也夫西漢捐珠厓東漢閉玉關宋捐大渡河以外史冊以為美譚本朝交州之棄河套不取二百年來未嘗以廟堂為失策而況此區區者猶屬黔版圖也非棄之也臣曾貽書督臣曰汶陽之田不敢不歸魯而得其田不得其山孔子亦名為謝城包茅之貢不敢不入齊而貢一入即退師召陵桓公不窮問水濱督臣生齊魯之鄉故臣望以孔桓之業而督

臣亦不以臣言為不然。臣謂古今處夷情爭地界者。其結局不過如此。今日之事始奉　明旨令蜀黔按臣會勘。二按臣一以維桑引嫌、一以首事引嫌、既奉　明旨令督撫會勘、按臣隨時奏聞、而議論枘鑿竟未僉同、則此局何日結耶、此局一日不結。地方一日不寧。蜀餉一日不解。軍士一日不飽。延淹日久。釀患愈深。隙起於蜀而不在黔。禍結於黔而不在蜀、如遵義吳洪之叛。遵義。蜀郡也。而必以折首責黔。藺州二婦之爭。藺州。蜀夷也。而乃致焚燒毒黔。况今日之隱憂。

有什百此者。臣敢不披肝瀝膽為　陛下一言耶在蜀中。則謂臣驕夷不令夷人退地。知有黔不知有蜀在黔人則謂臣激夷。令夷人割地輸糧。知有蜀不知有黔臣既蒙三怨又處兩難。臣今日之苦。有甚于播未平時安得復能與勘耶伏乞勅下再加會議上請或念安疆臣征播微功姑仍其舊或念其已納糧三百石包茅既入不貴之備或念督臣議本為地再令疆臣少輸升斗以供惟正更乞令蜀黔邊臣畫地立界以垂永久行臣等欽遵施行

題勦仲苗劫掠道路疏

請勦仲苗

看得盜多起于飢寒之迫切。而黔中歲頗有年。盜多困于官司之凌虐。而苗民絕不見官。然而今歲苗賊覘往更甚。臣等反復惟之。往播賊厚募惡苗爲羽翼播平散歸故寨。不能盡殄。四方募兵爲征播。四至。播平流落山箐。便相勾引。盜之繇也。往滇黔俗樸陋。近年以來。俗尚奢靡。富人衣彭段。市民衣京靑。不惜厚値以市。而商日湊。滇出銅錫。官滇者載而歸。輜重兼至。苗民多以爲寶貨。而刦日熾。盜之招也。自平播後。

瘡痍未起。庫藏益竭。賊覘知虛實。以謂必不能復用兵。又自興隆至普安上下二千餘里。都清新鎮二道。貴陽思州銅仁三府。俱未銓補。臣等才本庸下。又鮮輔東。盜之所以日滋無忌也。夫四郊多壘。臣之辱也。八番未靖。臣之罪也。臣等猶懼其日長月增。雄唱雌和。小之如昔年韋同烈米魯之徒。大之如古者黃巾青犢之流。而臣之罪益無所逃矣。臣查得原領勅書開載。如有盜賊。相機剿捕。臣謹遵勅書。調集漢土官兵。分地進勦。再照臣七年於黔矣。討夜郎之後。繼斬

吳洪討皮林之後繼芟羅海臣非不知國小民罷財竭力殫顧事有亡可奈何勢有萬不獲已者不得不仰仗天威糾率義旅以拯此一方生靈况今年黔中頗收田禾被野正因糧於敵之候而安疆臣地界已明母夙氏恩賜卹典亦其努力報國之時臣與總兵官陳璘分布稍定乃敢馳疏以請

題買楚蜀鹽魚以餉新兵疏　　郭子章

看得貴州乃宇內第一貧瘠之域又多苗多賊之區官無積貯民鮮蓋藏是以官軍俸糧仰給川湖更兼

頻年多故，師旅繁興，增兵增餉，計無所之，故議市鹽魚於蜀楚，藉大國之餘利，實貧黔之枵腹。先據布政司呈，奉部文行黔查議。臣思市鹽充餉，既援例於粵西，一切鹽政，必查倣該省成規。然後無滯，就經移文該省取到原題疏稿與鹽政抄行，令三司細加酌議。續准四川按臣孔貞一，將行鹽事宜六款移臣查議。臣等又經備行三司悉公參酌，務在無損於蜀，有濟於黔。臣等覆加參詳，黔中市鹽魚於蜀楚，蜀楚所患者，不過夫船與市價三事耳。今夫船黔中委官自星

矣。市價照民間平買矣。此分毫無他慮。委於蜀楚無病。經久可行。惟是分市兩省。頭緒頗繁。照本添至二萬。不爲不多。必添設通判一員。乃有專責。至於蜀議六款。言言中窾。尚有言未盡者。臣等覆加酌議。再增四款。一併開列。伏乞勅下再加酌議。亟爲覆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黔中專議四款

一專設鹽官以重事權。臣等看得市鹽充餉。必設專

官乃有責成查廣西設有鹽課提舉司提舉官一員專司其事廣西鹽本三萬四千兩既設一提舉今貴州議鹽本二萬兩雖視粵西稍殺而亦不可無專管之官應于貴陽府添設管鹽通判一員駐劄省城專理鹽法每年市鹽四川一路即令本官市買督運其湖廣一路遴委三司首領官一員督運二路鹽法俱令通判總理至於本官俸薪柴馬與書手門皂工食即於鹽利銀內動支照例斷給分毫不派民間仍照黔省各衛駐鎮廳例乞賜鑄給關防以杜詐偽臣等

又查廣西管鹽雖屬提舉。稽覈奸弊。總歸按臣。經理出入。屬之糧道。各給有勑。今貴州按臣、及督糧道勑書亦當增入鹽法一款、另換頒給庶事權既重、法令必行矣、

一帶餘鹽以供夫船、臣等看得市鹽應用夫船、該前按臣畢三才議題、取之蜀楚二省不必自雇後臣等看得官船官夫中。多遲滯。且以黔省之故。勤楚蜀之力。利已勞人。勢亦難行。故藩後疏中議令黔中委官自行雇覓今蜀中回稱夫船之費。黔中發銀自雇在

黔既不忍以稍難者遺蜀。在蜀亦何敢不衷其有餘以益黔。此又蜀中恤鄰盛意。似已妥矣。第灌募之費、取之司帑、帑藏已竭、取之正鹽、子利益薄、查得廣西鹽政抄、刊載每正鹽三百包外。水手自帶餘鹽五十包。又每正鹽一千包。加火食鹽三包。正鹽餘鹽火食鹽每包俱重一百三十二斤。在水手餘鹽論。每正鹽一萬斤。許帶一千六百七十斤。在火食鹽論。每正鹽一萬斤許帶三十斤。遇正鹽間有損失。即責賠補。令應照例倣行。令其如數隨帶。名爲餘鹽。以水手鹽供

雇募夫船之費以火食鹽供押運官役食用之費無許水手船戶刁勒留難額規一定此外若再有夾帶私鹽者聽從沒官正罪如此庶以正鹽全利佐軍需又以餘鹽微利資雇募供億有辦不累蜀楚驛遞蜀楚無他累何愛此殘膏不以濟黔哉

一分官鹽商鹽先後以免阻滯臣等看得市鹽取息本以充餉買鹽賣鹽必先公後私乃無遲滯每歲黔中委官領銀到蜀楚鹽場魚戶務要先儘委官買完方許商人收買及運到黔中亦要先儘官鹽官魚賣

完方許商人發賣但委官買完賣完即出示令商人收買發賣不許故意延挨致稽各商亦不許商人暗通經紀店中爭先攙越致阻官貨一有故違聽臣等按法究治庶官商兩不相妨而於軍餉有濟矣

一議楚中兼市魚布以母子利臣等看得前按臣畢三才先題疏內專議市鹽於時未經試買不知鹽利之多寡也及至臣委官領銀試買始知楚中原不產鹽鹽來自淮揚其利無多故臣於征苗善後疏內議以蜀中一路專令市鹽楚中一路兼市鹽魚令蜀楚

二省每年各發本銀萬金在蜀萬兩專市鹽一項楚中萬金若專市鹽魚所利幾何查得荆襄常辰地方出產布疋亦黔人所切用者合令兼買青藍白布夫魚布二物凡商人有力者皆可市買於國制無礙但本銀不得過一萬兩如遇發本銀時臣等行文荆南湖北道文內明載發銀若干買鹽若干買魚若干買布以防私買若此外多帶者即係私買盡數沒官仍治以罪但魚布自荆襄辰常至黔經過關稅俱照官鹽事例免徵稅銀不許抑勒庶幾少沾子利

蜀黔合議六款

一定鹽場以除奸弊據蜀議查得川中鹽場雖有數處惟富順縣富義等場便於永寧綦江二路入黔射洪縣華池等場亦便於綦江及武隆彭水二路入黔此商販舟行之故道而近日貴州撫院疏內亦指此二處言也今黔中易鹽委官應照坐定富順射洪二處收買依各場時值兩平交易及雇船雇夫之類一照民間規則在委官毋得指倚官價用强抑勒在竈戶船戶亦毋得欺以異省恣意刁難庶官民兩得其便。

若委官攢戶二處缺鹽。復往別場買補。是明開徑竇。請一切禁止等因。該貴州會議得定場買鹽益杜弊竇。川場雖廣。惟富順縣富義場射洪縣華池等場。便於入黔。茲黔欲市鹽于蜀。舍此二縣何適哉。合無依議。令後委官務遵坐定場分。照依時價收買。不許別往他場買補。竈戶船戶亦不許欺凌委官。勒索高價。才難稽延。

一免榷稅以濟兵餉。據蜀議查得川中鹽法。如每引一道。票一張。共照鹽二萬三千斤。於本司上納稅銀

六兩三錢以充解濟陝西邊餉又近議赴監府納銀
三兩一錢五分以充解進歷來成規也又如鹽自富
順起腳經瀘州稅課局有常稅自射洪起腳經合州
稅課局重慶稅課司俱有常稅亦往例也今黔中差
官買鹽事經題請用資兵餉安可與商販同日語哉
其應納本司引票之稅與監府議增之稅并沿途額
徵常課悉與准免其沿途關隘不許留難需索庶幾
獲利常贏而公家有賴等因該貴州會議得鹽之有
稅稅之照引國家定制不可易矣然此以征商非所

以語於官鹽也況黔市鹽於蜀。誠欲藉富家之唾餘。甦軍民之乏困總之爲國匪以自爲蜀中念及於此議將該省滯引稅及監府新增沿途課局諸稅照依題定事理一切蠲除而又嚴禁沿途關隘不許留難阻滯此誠一體高誼惟在設誠而行之耳

一領鹽票以防夾帶據蜀議鹽隨引行其法尙矣川省鹽引鹽票經本司刊置齎赴兩院請印轉發鹽法道塡註坐定收買塲分發賣地方仍赴按院掛號立限至發賣處所投官司截角類繳以防影射以杜重

冒法至密矣。然尚不免有法外之奸。人情逐利。勢自宜然不得不嚴爲之防也。今黔省易鹽。既免榷稅。又無引票。則照證何憑。眞贗難辨。寧不啓奸萌而妨成法乎。合無今後黔省委官到蜀。請彼中兩院。移文本省兩院知會。行鹽法道。給以照票。坐定某場收買。某路入黔。仍赴抜院掛號立限。買完裝運出境。完日投彼處官司截角類繳。下次另請給發等因。該貴州會議得有鹽則有引。引所不通。則用票。然皆截角銷繳。所以防重冒。杜奸萌。法至善也。今黔市鹽。若無照票

則眞贋溷淆。誠有如蜀所慮者。但領票截角、固當遵守、而赴院掛號、似覺難行、何者委官奉差市鹽、未買之先、則有本銀數千兩在身。已買之後、則有鹽數千包在船。委官隨從不過數人。即時刻固守。猶患他虞安能抽身遠離。赴院掛號。況按院在省、猶有定期、脫或巡歷外郡、動經數千餘里、耽延數月、何能爲轉輸計乎、合無酌議每年請本院部預移川省兩院知會行鹽法道塡給照票、坐定富順縣某場買鹽若干、射洪縣某場買鹽若干、塡明請號、如在富順收買者。將

號票移於敘瀘道掛號。在射洪收買者、將票移於川北道掛號。若該道出巡在外、即發敘州府潼川州、或令富順射洪縣掛銷、俟委官到彼、即領票照數買運、仍置號簿、稽查掛號時、截去一角買完場官。又截一角經盤處所印官、又截一角賣完類繳、原發號票衙門轉繳鹽法道下次另發、如此則委官免往來奔走之勞、而亦可杜重冒之弊

一定鹽本以免私市、據蜀議黔省委官入蜀、收買裝運開行省城院道、既不相聞、地方有司、又不暇詰、則

人之真偽，與鹽之多寡，孰從而知之。夠黔蜀相去數千里，承委卑官，未必自愛，彼處既難遙察，此中復母嚴查，豈不益增影射，而其流之弊，將至私鹽盛行，市價騰湧，匪直病蜀，亦且病黔，非細故也。合無今後黔省差官，請乞彼中兩院，選委廉能文職，務文本省兩院，檄行鹽法道，知會文內明註，發買鹽銀若干，每年定買幾運，務令入蜀之日，投文知會，事竣之日，繳票稽查，庶奸偽無所容，而法行為可久矣。該貴州會議得，市鹽規則，與移文知會，繳票稽查，前欵計議已詳

至於買鹽銀數，查廣西鹽政抄刊載，每年發銀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九兩五錢四分零，專於廣東市鹽起運，而黔中每年以一萬兩分市蜀楚，查黔中邇來征勦路苗山苗之後，新增募兵二千一百名，每年增餉一萬五千兩，討該母銀三萬兩，權其子息，乃可足用，今查得蜀路鹽利，每本銀百兩，可得息五十金，楚路鹽利，每本銀百兩，所獲息不過三十餘金，分市二省鹽本，非三萬兩不可，奈黔貧甚，驟難湊足，茲自有鹽議以來，多方括處，僅一萬兩，近日平苗善後疏內，已

蒙本院部題請權以一萬兩爲母市買、得子銀入、漸湊足以三萬爲母、分市蜀楚。今應照此議、伏乞聖裁

題覈本餉本馬本疏　兵餉驛馬

觀此疏并上一疏知黔省之貧困矣

臣奉命撫黔、於茲十載、黔地方急務、惟兵餉與驛馬二項、是爲難處。兵不設、無以弭盜、糧不繼、無以餉兵、故督糧道往往以餉之急告。馬不具、無以貫郵、糧不足、無以飼馬、故驛傳道往往以馬之急告。而臣蒿目焦腸、計無復之。他省餉出於民。黔無民、故餉取之川湖協濟。川湖協濟、止以餉軍。原非餉兵而兵困他省

馬出于民黔無民故馬取之各夷土司各夷土司玩
者不即納貧者不能納而馬困臣查得征播以後水
旱頻仍苗賊羣出故銅仁總鎮標下新增官兵四百
員名新建崖桑鐵山兩營增兵六百名下路龍新平
清一帶新增一千五百二十員名上路咸平普定一
帶新增四百八十二員名通共新增官兵三千零二
員名兵糧有日支三分者有日支二分者有日支銀
一分米一升者有日支一分者每年該增銀一萬七
千餘兩毫無所出乃倣粤西市鹽之利具題市鹽魚

布政於蜀楚取息以資兵餉名曰鹽本又撥黔中揭糧取息之例行之貴前平黃威普各衛名曰餉本總之皆爲兵餉設也臣又查黔中各驛遞馬價額銀既少土司多貧而雲南楚川之使絡繹不絕倍於往時衛官驛官力不能支臣目擊其艱乃措馬銀行於貴陽龍里新添平壩新興思石銅鎮都平之間亦揭軍糧取息幇走名曰馬本此專爲馬設也第司庫如洗三項本銀毫不能指臣於十年內節縮公費紙贖等銀共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九兩零內以八千一十兩

三錢零克爲鹽本以六千九百三十八兩零克爲餉本以七千五百三十一兩零克爲馬本檄下司府衛縣次第舉行法既具或有譖臣者曰市鹽之策祖於鹽鐵揭糧之法倣於青苗皆衰時之政也臣應之曰鹽鐵青苗皆漢宋之盛居廟廊之上居上言利其法可以不行臣當貴州極瘠之地兵馬兩困之秋拯溺救焚其法不可不行況黔市鹽非鑄山非煮海倣粤西見行之例行之非臣刱爲之也揭糧之例今年散之軍明年扣之司非若青苗之追呼民間也故臣愚

以爲可行。而行之數年。亦稍稍有效矣。但臣奉旨終養。卽日代歸。若非具數題明。下部行司。立爲章程。誠恐後來有司軍衞各官。那移隱漏。漫無着落。則臣十年拮据之苦。無裨于兵馬之困。而秖以供貪墨之橐。臣竊懼焉。相應具題。

題夷情疏　　黔蜀夷情

臣聞之。漢之語夷情者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唐之語夷情者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在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雖夷人。不可不攻其心。服其

心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又曰兵無餉、士不往、兵無財、士不來、言彼己之形情當晰、士馬之物力當盈也、古之人又有言曰行所無事則智大、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言以無事處事則易、以擾處事則難也、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臣待罪黔中、於茲十載、臣嘗持此三者治黔、即不能大治。亦不至大亂。而不敢明言於人。夷情不必太察。太察則無徒。已瑕不必太露。太露則人玩。勞苦不必自明。自明則益小。臣之處心積慮惟求安

夷人以安地方安地方以報　陛下不必人人知也而今有不得不明言者　陛下許臣歸養臣之去黔有日鄰國歲歲逼臣臣之受謗日深臣年六十有六計在人間為日幾何趙充國曰臣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不以餘命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臣即不肖豈後充國哉夫安疆臣安堯臣兄弟不過黔中一屬夷耳在蜀中尚以索地之役繼以蔺亂之故不以為亂臣則以為賊子用兵芟夷惟恐一日或緩自黔視之則大不然播州反令疆臣出兵攻播則

攻播與洪復反令彊臣斬與洪則斬與洪地界令彊臣認糧一千二百石則認糧路荷亂令彊臣征苗則征苗十年以來兵部苦於蜀議無尺寸之敘國家亦無分毫之賞而彊臣終不敢以爲言播州反令堯臣攻播則大捷蘭州亂令堯臣追印則印川既謂堯臣不當在鎮雄令之歸則歸令其千房隨從歸則歸主上授以土知縣之銜而堯臣日在臣轅門聽事順耶逆耶如蜀人言二安反久矣而遠之不至如楊應龍近之不至如鳳騰霄臣許大爺不至舉觸亦云順

矣而蜀不謂然臣故曰夷情順逆兩省意見不同者此也蜀人既不謂順勦必至於用兵用兵非蜀一省事勢必與黔協勦蜀人勦逆黔人勦順其名號既已不正蜀中甚富黔中甚貧其物力又甚不均臣會備員蜀中盤蜀司庫是時府金百餘萬用兵以來或漸消耗而去年治兵餉邊義一府報臣用過五萬七千餘金則他郡可知蜀中士夫公議又謂一縣運米用過數千餘金蜀之富可知已黔中司庫不滿萬金雖有二十州縣十戶九夷將誰運米黔之貧可知已知

已知彼臣自度甚審無餉無財臣用兵何藉而蜀謂臣不同心非必不同力不從心也此是巳瑕未不當露第恐廟堂未必盡知臺諫未必盡知天下人未必盡知謂臣不與蜀同心同力耳臣故曰帑藏盈乏之兩省物力不均者此也蜀中天府既富且强借擴夷之名以收爵賞之實黔既貧弱而加兵於素所順服之夷兵出無名事何以成其難一鎮雄地近於黔而遠於蜀舉兵勝敗無損於蜀地而黔畢節永赤恭爲丘墟藺州一討覆轍不遠其難二十年前蜀人謂堯臣

安隴同族不問於黔允而入之蜀十年後蜀人又謂堯臣非我族類責成於黔呼而歸之黔其難三獨之用兵非由詔旨自我用之自我撤之一反復手耳黔之歸堯臣奪其所有拂其所欲追豚於苙收隼於雞其難四臣故曰事勢難易兩省處分迥異者此也黔夷處其順來有大逆獻而蜀謂黔庇護黔則處其乏事處其難不得不調停處置而蜀謂黔姑息養亂蠻夷搆亂從古而然楊應龍之能亂播州閣宗傳之能亂藺州鳳騰霄之能亂武定大羊之性類皆然也臣

即至是豈閙於此。孜謂其能亂而止於未亂。禁於未發。調停處置。勿令砰破。臣實已亂。非養亂也。若以已亂者爲養亂。彼激亂者。非生亂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其責必有所歸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